

不長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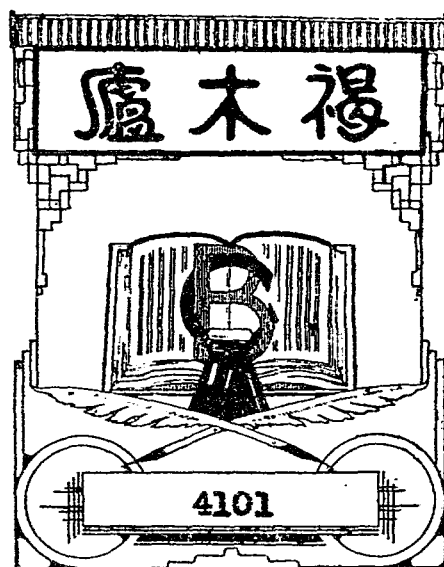
錢

(一) 利 益 (二) 國

第一二五號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



114
534
297

錢

錢

(獨幕劇本)

劇中人物：

王明	文	劉	巡警
——	——	——	——
一個皮匠。	一個挑夫。	一個工人。	

佈景：一個幽暗的地窖，日裏是一片鞋店，在現在夜深的時候，是四個疲倦的人的睡眠之所。在黑闇中，他們的形狀可以模糊的看見，好像是堆在這些破舊的墊褥上面的奇妙的歪曲的包裹一般。沒有單被蓋着他們，只穿着襯衫和襯褲。有一兩個穿了襪子，其餘的赤着腳。三四段木梯，可從一個玻璃窗裏看見，通到黑闇裏去，弧光燈裏發出來的一線微光從門的玻璃窗射入，帶着一種妖魔的光熱照耀。



3 2169 7813 4

着這地窖。

(三個人正在睡着；其中一個打着鼾。但是第四個，老夏，修鞋匠，正坐在他的墊褥上面，悲傷地歎息着。他是一個瘦弱的，蒼白的人，有着一嘴淡紅色的鬚鬚，一雙熱病的眼睛，和兩個因為長年埋頭在修靴檯前而變得隆起了的肩膊。)

老夏：(帶着一種低低的聲調，爲的是不要攪擾別人)天呀，天呀，天呀！(他又歎息着，於是慢慢地起身，好像賊一般地輕輕地走着，他點燃一支蠟燭，向店裏四處望着，歎息了又歎息。一個睡了的人不安地動着，老夏呆然站着不動。過了一會，他又尋找着。)牠在什麼地方？牠到底在什麼地方？(他在牆壁的旁邊，在他的靴型的下面和上面，在所有的地方探找着。他絞着他的兩手。)牠真正不見了嗎？天呀，真正不見了嗎？

(那個不安的睡覺的人又動了一動，於是坐起來望着老夏。他是一個非常瘦弱的小販，有着貧血症的身體和一嘴在他的蒼白的面

廳上奇峯突出着的黑色的硬鬚。）

王明：你又把我聒躁醒啦，老夏。我是一個身體很弱的人；我是非睡不可的；醫生說我得靜靜地養一養。

老夏：我知道——原諒我罷，王明你知道我在找東西。

王明：但是你為什麼要把我聒躁醒呢？這事鬧了整整的一個星期——整整的一個星期啦。天天晚上我睡在這兒聽着你在那兒尋找——尋找——尋找。

老夏：（低聲下氣地）這事鑽到我的心上，它不走哇。我整天的工作着，我極力的想把這件事忘掉，我說，『算了罷，事情已經過去了，錢已經是不見了，現在我重新起頭兒再幹起來罷。』但是到了夜裏不補鞋的時候，尤其是在我獨自一個人的時候，這件事它就跑到我的腦子裏來啦。我一定要尋找。我不能不找呀。

王明：可是錢已經不見了，老夏。你不是白找嗎？你總是在什麼地方把牠丟掉了的，在街上，或者在旁的什麼地方。須顯個大丈夫的氣

概呀。去睡吧，不要再苦惱了。

老夏：（急切地）不，在這屋裏。一定在這屋裏的什麼地方。牠怎麼會在旁的什麼地方呢？你聽，事情是這樣的：這是在那晚七點鐘的時候，我一個人坐在這裏數着那錢，票子六十塊，五塊和十塊一張的，現洋三塊，一共六十三塊。我正在數着的時候，聽見一個顧客走下樓梯來了，於是我就很快地把那錢捆在我的手巾裏，把牠放在——

王明：（不耐煩地）這一切我早就聽你說過的，老夏。你要我怎麼辦呢？睡罷，看在老天爺的面上，睡罷！（他自己睡下。）

老夏：（悲傷地，在他的墊褥上面坐下）是的，我就照你所說的做罷。我就睡睡看罷。我就把我的眼睛閉着，也許我的心就會安定起來。（把他的眼睛閉了一會。）但是不成呀，王明！

王明：噤，別叫我罷。

老夏：（哭泣起來）不成。一個人不能夠一閉着他的眼睛就把世間上的一

切苦惱都閉去了呀。牠在這裏，王明，在我的腦子裏，在我的心裏。這是一個祇有死纔能夠醫治的病。唉，老天爺，讓我死罷。可憐可憐我罷。一隻貓或是狗病得很利害的時候，人們就把牠弄死。可憐可憐我罷老天爺！我的心已經破碎了，你幹嗎讓我活下去，受着痛苦？這是爲什麼呀，老天爺，爲什麼——

李文：（一個強壯的，直率的人，一個有稀薄的，黑色的鬍鬚和大的聲音，穿着破爛衣服的挑夫。他在他的墊褥上面翻轉身來，睡態沉沉地望着老夏。）什麼事情，爲什麼，老夏？你跟我講話嗎？

王明：屢，他又在尋找着他的錢，李文！

李文：你不能够睡嗎，老夏？

老夏：我怎麼能夠呢，你知道？

王明：（尖銳地）我們也怎麼能夠呢？我們有我們的煩惱，比你的還要大。沒有一個人是快樂的。你看，我總是睡在這裏，而且我知道在一兩年之內我也許就會死去。醫生是這樣說的，但是我有什麼

法子想唻？

老夏：那錢一定是在這裏的什麼地方。這是誰都可以明白的。

王明：（大聲地）老夏，我發誓，我賭個天大的咒，如果你再弄得我一晚睡不着，我一定搬着我的鋪蓋走。我付你一塊錢一月的房租，我有我的權利。

李文：（舉着他的一隻手）喂，王明，喂，不要這樣地大聲罷。對於老夏的在夜裏走來走去，你似乎比我們中間無論誰都更覺得忍受不住些。這倒可以不必唻。

王明：我是替他難過，但是他不要做這樣的傻瓜吧。而且我是一個有病的人，他成夜那樣不安不靜的翻翻這個扒拉扒拉那個，我還怎麼養病啊？

李文：不錯，你去睡吧。你不嗎，老夏？

老夏：（拿着蠟燭，可憐地望着他們）我祇把那錢再尋找一遍，然後我就再不攪擾你們了。僅僅一遍。牠一定在這裏的。錢不是像水一樣，

會流到破縫裏去或是蒸化到空中去。牠一定是在這裏。牠一定是——（他的聲調變成了一種怪可憐的喃喃的聲音，當他手裏拿着蠟燭在地窖的角落裏搜索着的時候。）

李文：（叫着）老夏，這有什麼用處呢？錢已經是沒有希望了，你還是拿出點勇氣來好好兒的作你的生意吧。老是噓聲嘆氣的是無補於事的呵。

老夏：（喃喃地）是的，是的。（但是他繼續尋找着。）

李文：（向小販王明低聲說道）你看見他的臉上的神色嗎？他好像發瘋啦。

王明：不，他就會好的。

李文：我很替老夏擔心，王明。我很替他擔心。

王明：以前也有人掉過錢啦。

李文：是的，但是整整的作了一年的工才弄了那些錢，如今竟丟掉了！而且你知道，錢對於老夏是有多末的重要。假使咱們丟掉了錢的

話，咱們也會哭起來唻。

王明：是的，錢是他的命。

李文：我們都知道你愛錢，王明，但是和老夏不同。如果你丟掉了錢，你是可以無須這樣地痛苦的——他到底掉了多少錢唻，王明？

王明：（不關心地）大概是六十三塊錢罷，他說。

李文：（沉思着）六十三塊錢！在有很多錢的人看來，這簡直不算什麼。可是對於老夏，這倒是生死交關哪。一切的事情對於富人和窮人是這樣地不同。我想老天爺一定是造了兩個世界給我們住。

（挑夫在他的鬚鬚裏面歎息着。）

王明：你還是生法勸他來睡吧。

李文：是的，咱們非得叫他來睡不可。老夏！

老夏：（抬起頭來）僅僅再找一分鐘。我要在這個犄角上找找看，馬上就來的。

李文：噯，讓他尋罷。讓他希望罷。這也聊勝於無唻。

王明：但是光希望是不會尋找出他的錢來的。在這個破漏的地窖裏，沒有一個窟窿裏或是一個犄角裏他沒有尋找過。

李文：我們要是能夠幫助他的話！我們要是知道那錢在什麼地方的話！

唉！你想那錢究竟是怎麼掉了的，王明？

王明：我怎麼會知道？我難道是個算卦的嗎？

李文：可是無論如何你怎麼樣想？

王明：（不關心地）我不知道。也許他把牠掉在街上去了；也許牠是給什麼人偷去了？誰能說得定？

李文：（沉思）偷去了？你怎麼知道？我却從沒有想到這一層。是的，那錢也許是被人偷去了。但是怎麼被偷的？誰會做了這樣的事？

王明：（不安地）你爲什麼問我這個？我並沒有說我知道牠是被人偷去了。我祇是說我那末想。這是——

（他們聽見砰的一聲。老夏突然站起來了，把兩口空的荷箱拋在房間後面。他興奮地走到他們的面前來，蠟燭搖動着。其他一個

睡覺了的人也給這聲音驚醒來了，茫然向周圍望着。）

小劉：（一個多病的工人。）什麼事？

李文：（向着站在他面前的老夏說）你找着了嗎，老夏？

老夏：沒有，沒有，但是我聽見了王明剛纔所說的話啦！是真的嗎，王明？

小劉：我的天，又是那錢嗎，你好像一個貓頭鷹一樣了，老夏，一到天黑的時候就號叫起來。

老夏：（興奮得差不多瘋了）是的，但是你聽，小劉兒，王明剛剛告訴了我一件新鮮事情。他說那錢是被人偷去了。誰偷了我的錢呢，王明，到底是誰偷了我的錢呢？

小劉：（表示絕望的神色）我的天，又沒有得睡的了。

王明：（暴烈地，好像入了陷阱的野獸一般）你們兩個起來幹嗎？你們兩個人都瘋了嗎？或者你們是要逼得我發瘋嗎？我隨口講了一句話，你們竟小題大作起來。我難道說了我知道那錢是被偷去了的

嗎？我祇是說牠也許是被偷去了。就是那末一句話。現在不要管我罷。

老夏：但是這是真的，這是很顯然的。王明剛剛說——

李文：（安慰着他）沒有，他祇是說他想那錢也許是被人偷去了。那話却是真的，老夏。

小劉：你爲什麼把一個這樣的念頭弄到他的腦子裏去呢，王明？

老夏：（正爲這個觀念所支配着）李文，現在這事我是明明白白的了。爲什麼我早沒有看到這層嗦？難道連我的腦袋也被偷去了嗎？不管王明是怎麼樣說的，但是現在我知道那錢并不是丟掉了。牠是給什麼人偷去了。

李文：噯，忘了這個念頭罷。

老夏：（很緊切的，他的手揮動着。）你聽，李文。我知道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那天晚上我坐在這裏，獨自一個人數着我的錢，六十塊；六十塊是票子，三塊是現洋。這約莫是在七點鐘的光景，

你們一個都還沒有回來。當我數着的時候——

小劉：這個你對我們說過不知多少次了，老夏。

老夏：（興奮得幾乎叫喊起來）聽！聽！現在這事情完全明白了！當我正在數着的時候，我聽見樓梯上有腳步的聲音。我連忙把錢放開，放在我常常把牠收藏在那裏的那個墊子的窟窿裏。門開了，一個顧客走了進來。是一個小伙子，他要在他的鞋底上面加兩個後跟，他坐下，脫下他的鞋來，等着，我就把他的鞋加着後跟。當我正在工作的時候，小劉兒走了進來，隨後就是王明和李文。我把鞋弄好了，那小伙子走了。於是咱們坐着談了一會，王明和我。李文和小劉兒鬥着牌。後來我把蠟燭吹滅，咱們便上床去睡。這一切我記憶起來好像是昨天一樣。在早晨，在約莫六點鐘的時候罷，我便醒來了。李文已經上工去了，和平常一樣。其餘的人還在睡着。我便去開門讓那新鮮的早晨空氣進來。我回來，在我的墊子裏面去看我的錢。沒有了。請想，我怎麼會把牠丟掉了呢？牠一

定是給什麼人偷去了；再沒有旁的路！李文，我說的對嗎？

李文：（慢慢地）你知道你說這些話的意思嗎，老夏？

老夏：知道的。

李文：那末，你的意思，老夏，是說我們裏頭有一個人偷了你的錢嗎？

老夏：（不知所措，眼淚汪汪）我還能夠相信旁的什麼呢？那天晚上再也沒有旁的什麼人在這地窖裏了。還有什麼旁的事情叫我相信呢？

（其餘的人不知所措地面面相覷着。）

小劉：你看你弄出什麼事來了，王明。

李文：我們裏頭難道有做賊的嗎？

小劉：但是你沒有出去吃餛飩嗎，老夏？你也許把錢帶了出去的。

老夏：我沒有出去吃什麼，沒有。

小劉：（急切地）這裏是決沒有人會把你的錢偷了的，老夏。

李文：是的，決沒有那樣的事。你先前也並沒有想到那樣的事；你還是不要相信有那樣的事罷。

老夏：（伸着他的兩手）但是我的錢在什麼地方呢？

小劉：你一定是丟掉了，老夏。

老夏：我會把牠掉在什麼地方呢？我什麼地方也沒去呀。

李文：（鄭重地）老夏，咱們都是窮人，是壞人。爲着一點點錢的原故，咱們不能不作工，和拿咱們的血汗來做代價。要誘惑咱們固然是很容易的。但是，老夏，你能夠真正相信我們裏頭有一個會把對於你是那麼重要的東西搶去了嗎？

老夏：（哭泣着）在王明說出來這話以前，我是連做夢也沒有這樣子想過。但是如果不是什麼人偷了的話，那末那錢究竟是怎麼不見了的呢？你說罷，李文。

李文：（抑鬱地，不豫之色形於他的粗蠻的面孔之上）我不知道怎麼樣想，老夏。

小劉：（響亮地）我不能够相信有那樣的事！偷你的錢那真是好像偷一個人的孩子一樣。

老夏：（悲傷地哭泣着）是的，那是我的孩子，你們都知道呀。這就是我五年沒有見過面的遠在家鄉的妻兒。我挨了餓，掙扎着，來積蓄一點錢好去接得他們來，可是現在那錢不見了。咱們都是同鄉，你們也都受過痛苦，嘗過孤獨的味兒，你們那一個會做了這樣的事呀！

李文：（堅定地）我敢賭咒，老夏，決沒有人——

老夏：（伸臂向着他，哭泣着）李文，李文，那天晚上門不是通晚關着的嗎？不是只有咱們四個人在這裏嗎？你們對我做了什麼事呀？你們爲什麼把我的生命，我的希望奪了去呀？

小劉：（急切地）他可以搜查我們。我知道我是沒有摸他的錢的。

李文：（憂鬱地）你要那樣做嗎，老夏？

老夏：噤，那有什麼用處呢？自從那錢不見了以後已經有一個星期了，就是搜也搜不出來了。把牠退還我罷。可憐，可憐，可憐我罷！

（兩手掩面而哭。）

李文：（絕望地）我真不知道怎麼樣纔好。我們怎麼辦唎，小劉兒？

小劉：（胆小地）老夏——

老夏：（狂亂地望着他們，他的聲調激昂而絕望）不，我決不搜你們！不，我要一個一個地問你們，你們拿了嗎？你們拿了我的錢了嗎？一個人是爲着甚麼活着呀，我問你們？難道他祇是爲着做工，爲着在不見天日的地窖裏補鞋而活着嗎？他是爲着他的孩子們哪。但是你們把我的孩子從我這裏給奪去了。把我的生命給奪去了呀！你拿了嗎，小劉兒？好朋友，你把我的孩子給拿去了嗎？告訴我罷，如果你拿了的話，我是會饒恕你的。你拿了嗎？

小劉：（憂傷地）這是什麼話，老夏？請把我剝得精精光光的，搜查搜查罷。搜查我所有的東西罷。

老夏：是你嗎，李文？你做的嗎？你拿了我的錢了嗎？退還我罷；祇要把牠退還給我；我是決不責備你的。李文，是你嗎？

李文：你對我說的這是什麼話呀，老夏？

老夏：王明，是你嗎？我非知道不可，我非找着我的錢不可。你會做出這樣事嗎，王明？告訴我罷，看在老天爺的面上。告訴我罷。

李文：（慢慢地）老夏，我寧可餓死了，也不去作那樣的丟臉事呀。

王明：（從他的手中抬起頭來）我沒有拿，老夏。

老夏：你不知道我的錢在什麼地方嗎，王明？

王明：（眼淚從他的蒼白的面上流下來，他的聲調很悲傷）你為什麼又問我唻？我對你說了我不知道呀。

老夏：（絕望而狂亂）我還有什麼法子想唻？現在我再向哪裏去尋找唻？你們說你們都沒有拿我的錢。但是錢是的確被偷去了哇。

小劉：以前你說你攔在什麼地方找不着了，現在你又說一定是叫人家偷去了。你的精神怕是有點錯亂罷，老夏？

老夏：（他的心情變成了憤怒）我的精神並不錯亂。你不要想法推脫罷，小劉兒。一定是你們誰偷了牠的。或者是你們合夥把牠偷了，瞞着我把牠收藏了起來。你們合夥幹的。現在你們應該把牠拿出

來，你們聽見了嗎？

李文：（向王明）他現在真正瘋了。我對你說過這是一定會逼得他發瘋的。

王明：（兩手掩面）噤，不要對我說這個吧，李文。

老夏：（在房中踱來踱去，而其他的人惶恐地注視着他。）是的，你們合夥兒謀害我呀。現在我纔知道了！這是明明白白的。但是你們是不會成功的呀，你們聽見了嗎？我是不會這麼容易被害的呀。我要打起來呀。我會使得你們把錢拿出來的。我會——

李文：（極力抑制着他）老夏！

老夏：（他一面脫開李文的手，一面叫喊着）別管我罷！我的心理是很清楚的。而且我有法子叫你們把錢拿出來！我要鎖起門來把你們統通關在這裏，然後去叫一個巡警來。我一定要這樣幹。他會叫你們說出真話來的，他會叫你們把我的錢拿出來的！你們這些硬心漢是不會聽我的眼淚的，可是你們會乖乖的聽他的警棍的。我一

向是多末地信賴你們，我一向是多末地相信你們是我的好朋友！現在你們刺傷了我的心；你們拿去了我的錢，那對於你們不過是一點小小的好處，然而對於我那錢就是我的生命呀！兇手們，把我的錢歸還我罷！最後一次我請求你們把我的痛苦的代價歸還我罷，把我的妻室兒女歸還我罷！

李文：（走到門邊站在他的側面）不要叫，老夏。老夏，放清醒些罷，聽我的話！

老夏：不，我聽夠了！我請求小偷們說真話也請求夠了。現在我馬上就去叫一個巡警來。我要拿點利害給你們看看。我要叫你們一個個認罪。我——（他抽身就往外面走。）

李文：（止住着他）老夏，你要幹什麼呀？

老夏：（掙扎着）哦，是你嗎，李文，是我所最信賴的你嗎？

李文：你是什麼意思？

老夏：（帶着一種瘋狂的，歡躍的聲調）你看，他已經發顫起來了！他怕

巡警；偷錢的原來是他呵！現在我們知道了——現在我們知道了——
——李文——（他變了色，差不多暈倒在李文的懷裏。）噯，我的心！（李文把他抱到修鞋凳上去，叫他坐在那裏。）

李文：弄點水來，小劉兒！快些！（他們把水灌到老夏的口裏。他啜飲着，慢慢地睜開他的眼睛。）放安定些，老夏，放安定些。

老夏：（帶着一種低低的，悽慘的聲調嗚咽着）我再也不能夠做這個工作了，我對你說！你知道我的心是多末地悲傷！我沒有氣力來挨餓，在這地窖裏再等五年了。不。

小劉：老夏——

老夏：是的，我的一切都完了。唉、唉！一切都完了——我的光明沒有了。我恨不得我就死。

李文：噯，老夏，（他執着老夏的手。靜了一會。於是老夏舉着大的，凝視的眼睛向上望着。）

老夏：（緊張地）我告訴你們說，我的一切都解決了。我不需要那錢了。

說不定哪一天晚上祇有我一個人的時候，我要拿着我修補鞋用的刀子自殺。那是再好沒有了。

李文：你這是說的什麼話呀？老夏，不要——

老夏：（又放聲大哭）但是我還有什麼旁的法子呢？現在我不是同死了一樣嗎？我沒有氣力，沒有希望再活下去了。我的一切都完了。我要自殺。我不要等着老天爺開恩。我要了結這一切。

小劉：老夏，可憐！

（老夏又沒有氣力了。他們又給了些水他喝。他閉着他的眼睛喘息着，同時眼淚流下他的兩頰。）

老夏：（無力而可憐地）好朋友們呵，知道做窮人是多末的受痛苦，是多末的可憐呵！你們爲什麼對我做了這樣的事呀？你們爲什麼殺了我呀？我可曾傷害過你們哪一位嗎？我拿過你們的一件東西嗎？我不是一晚又一晚地同你們睡在這兒，跟你們作伴作朋友嗎？我並沒有得罪過你們誰呀。你們看了——

王明：（突然離了他在這個經過中老是快快地坐在那裏的那墊褥而站起來。他狂亂的望着李文，抓着他的襯衣。）老夏！

（其他的人都望着他，驚駭了。他的長長的蒼白的面孔好像瘋人的一樣地變了色。他的眼睛狂熱地燃燒着。）

小劉：什麼事，王明？

王明：我受不住這個了，我受不住這個了！（他又坐在他墊褥上。）

老夏：是的，叫我怎麼辦呢，王明？我是什麼希望也沒有了。王明，你記得你病了，天天夜夜地睡在這裏，睡了整整的一個月的時候罷。我沒有問你要房租，而且看護了你，現在你看我是遭了多末不幸呀。叫我怎麼辦呢？叫我——

王明：（突然站起來）別說了罷！別說了罷，老夏！你的錢在這裏！（他取出一個小小的粗布袋來，那袋是用繩子貼肉地繫在他的頸根上的。當他把那袋交給老夏的時候，他爲一陣猛烈的咳嗽所襲擊。老夏興奮地抓了那錢，發着歡樂的斷續聲，數着袋裏的錢的數

目。同時李文走到正在咳嗽着的王明的面前，重重地掃了他一個嘴巴。王明倒下，發着一種震動他的全身的無可抑制的痙攣咳嗽着。）

李文：（帶着一種嫌惡的怒聲）你這虱子！

小劉：（溫和地，同時他摩撫着他的白鬚）這就是老天爺所造的世界！現在最好不要爲難他罷，李文。他的咳嗽又發了。

李文：（猛烈地，同時他用腳把王明的身體推到旁邊）小偷！這不是人，這是一個下等的小小的吸血的虱子！

小劉：（耐煩地）他病得很利害呢。我們最好叫他好好的睡會兒罷。

李文：我是不會可憐一個虱子的！我恨不得把牠弄死！

（小劉把還在咳嗽着的王明扶到他的墊褥上去。把老夏的水給他喝。）

老夏：（走到李文面前）錢統通在這裏，謝謝老天爺。六十三塊錢，統通在這裏！

李文：（忘了他的盛怒）現在你又快活了，是不是，老夏？

老夏：（憂愁地）不，我從前什麼時候快活過呢？我還是不能夠看見他們——我的妻子。我還要二十塊錢纔行，這是要好幾個月的工夫纔積得起來的呢。但是我要少吃些，我要多做些，我要積蓄，積蓄！

李文：噯，老夏，躺在那裏去休息休息罷！

老夏：是的，是的，我得休息一下了。（李文扶着他睡下去。）李文，你會原諒我先前對你說的那些話嗎？我並不是有意說的；我是有幾分精神錯亂了唻。

李文：我知道，老夏。

老夏：這一切在我好像是一場惡夢一樣。

（王明又咳嗽起來了。）

李文：是的，一場惡夢，但是這一場夢還沒有作完唻。等一等會有一個巡警到這裏來，我們會看到一個虱子偷了東西的下場。

小劉：（慢慢地）我想，李文，現在我們還是不要爲難他罷！他病得很利害。

王明：（坐起來咳嗽着）不，他說的對；李文說的對，小劉。

李文：我說的對嗎，我？

王明：（哭泣着）是的，李文。我是應當自作自受的。

李文：（佔在他的面前）那末你爲什麼作出這種事來？你現在既然知道這是不應該的，那末你當初爲什麼竟作了？你也知道老夏節省又節省的，把他自己餓得皮包骨頭是爲得什麼呀！

王明：（咳嗽着）我——我知道！

李文：（狂暴的）不要講吧。我可以告訴你聽，你爲什麼做出這種事來的。從前我也遇見過你這類的東西，這就是因爲你是一個不要臉的下賤東西。錢就是你們靈魂的食物，好像血是虱子的食物一樣。什麼樣的一種人！呸！（他嫌惡的唾着。）

王明：（無力的）是的，李文。

李文：（暴烈的）『是的』！你承認你是那種人了嗎？你們的職業就是去偷竊，欺騙，害人，殺人，——一切都是爲的金錢！

小劉：（插着嘴說）世界上有許多像那樣子的人呢，李文，他們倒是很
有錢的。

李文：但是我不像那樣。我老是做着工，這是你知道的，小劉兒。我總是拿我的血汗去換我的飯，我總是老老實實的，我總是儘力的不損害別人。

小劉：（帶着一種老年人的溫和的無顧忌的談諧）這就是你所以窮的理
由囉。

李文：像我這樣的貧窮而誠實的人也多着啦，多着啦。

小劉：是的，我們這樣的人太多了。

李文：你是什麼意思？我所知道的就是：不管這世界好也好壞也好，一個人總得做個堂堂正正的人。這就是我的主張。一個人不應該使得別人受痛苦——像王明使得老夏受痛苦一樣。

王明：我也受了痛苦ㄟ。（他又咳嗽起來。）

李文：（鄙視地）你也受了痛苦！

王明：是的。

李文：呸！你會受痛苦的。我馬上就要把你送到公安局去。

老夏：（慢慢地睜開他的眼睛）不。我想這是可以不必的，李文。

李文：什麼？難道世界上就沒有王法了嗎？小偷們是應該受懲罰的！

王明：（急切地）我受了痛苦，我受了很大的痛苦ㄟ。你不相信呀，

李文！讓我——

李文：（帶着一種激烈的鄙視）我是不會聽你的話的，我告訴你！我要在公堂上聽你說話。我要聽你對法官說你是怎樣的受了痛苦。

老夏：（慢慢地）饒了他罷。他雖是不應該偷了我的錢的。可是錢已經退還了我。

李文：你以為怎麼樣ㄟ，小劉兒？你想我們應該把這樣的一個賊放過嗎？

小劉：這是很難說的。在這個惡比善多的世界裏，一個人能夠怎麼樣唻？還是放過他罷，我想。你聽我說。有一回我聽見一個在街上演講的人說有錢的人們個個都是賊。但是沒有誰懲罰過他們。

李文：（把兩個拳頭互相打着）咱們不要扯的太遠罷。事情是很簡單的——這是在這地窖裏發生的。我有眼睛，我有耳朵，我看見了而且聽見了這是怎麼樣發生的。王明偷了那錢。這簡直是同吸着老夏的血一樣。而且這是可以不必的，王明並不是在挨着餓。他拿這錢只是爲了要滿足他那金錢的慾望。他是一個虱子呀。只等他不咳嗽了，我就把他帶到公安局裏去！（他站起來猛烈地頓着脚。）

王明：（悲不自勝地啜泣起來）不要把我送局呀，李文！——我是一個窮人，我們都是窮人。我同你們統是的一個城裏逃荒逃出來的呀，老夏……

李文：你先前却忘記了老夏啦。

王明：我本不要拿你的錢的，老夏，不，不，我本不要。那天晚上我從你那墊子的窟窿裏把牠拿了的時候，我哭了，我知道那對於你是多末地重要，你是做了多少的工作纔把牠積蓄起來的。說實話，老夏，我爲你哭了。

李文：你真把我的頭弄暈了。你哭了，然而你竟偷了牠。

小劉：讓我們聽他說出所以然來罷，李文。讓他說他爲什麼做出這種事來罷。

李文：但是我真不懂。他既然哭了，那末他爲什麼要做這種事呢？

小劉：讓他說明罷。你知道人們是可以同時又好又壞的。讓他說明罷。

王明：是的，正是因爲這樣囉，小劉兒。不要讓他把我送局罷。老夏，我看了你在這個星期裏無時無刻不痛苦着，我真是比誰都難過……

我躺在這裏聽着你——我爲你心裏不安——（又咳嗽着。）一晚，又一晚，我起來——我——極力想把那錢歸還你。我在黑暗中站在你的面前，我的眼淚掉在你的蒼白的臉面上，我可憐你可憐

得恨不能抱着你。我把錢拿了出來，預備把牠放還原處，但是我又不能夠。這好像是看着一個朋友落在水裏，自己手裏有一件救生衣，卻不能夠把牠丟下去，我有什麼法子想唻？我有什麼法子想唻？（他咳嗽着，小劉把水給他喝。）

小劉：喝罷，王明。

王明：謝謝。那樣地經過了三夜。但是我怎麼也不能夠把那錢退還。我往往回到我的被窩那裏，躺着一整夜害怕的發抖着。我怕——怕錢這個東西！這是一個什麼東西呀——這是老天爺放在世界上來的野獸？牠在許多人的心裏頭，侵蝕着侵蝕着他們的幸福，使得他們互相殘賊。我真怕這個野獸。我怕我也許會看見這個綠皮毛黃眼睛的怪物正在那兒瞰着咱們。你明白了嗎，老夏？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李文？

李文：（慢慢地）我不大很明白。但是說下去罷，王明。你無論什麼時候都是一位雄辯大家呀。

老夏：在故鄉，我記得，你並不愛錢的，王明。可是在這裏你似乎變成一個守財奴了。

王明：對啦，在故鄉的時候我並不愛錢的——這是老夏記得的。現在我逃荒逃到了這裏，可就比以前大不同了。你們看現在我是多末的消瘦苦惱。而且我知道愛錢了。我記得當我初到這兒的時候，我是多末地孤單得可憐呵。在這裏一切都和故鄉不同。我苦苦地工作，苦苦地工作——可是所得的不夠我吃的。在這裏既沒有親戚，又沒有朋友。不病的時候，還可以勉強給人家作工。要是一病了，就更不得了啦，誰也不管你是死是活。因為我沒有錢呀！好像有一件什麼東西對我說：『抓錢罷！光是做工，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是不夠的呀。你非得有錢不行！』於是一個大的恐怖襲到了我的身上，那野獸來到我的心的裏頭，我突然變得怕起窮了！於是我想盡方法兒去賺錢，因為錢比一切的力量都大呀。人們爲了沒有錢而被槍斃。人們爲了沒有錢而受徒刑。沒有錢的人們住着像

這樣的地窖，孤單單地離了他們的兒女。你不在半夜裏醒來，出着冷汗，李文，奇怪着不知道你的苦工要到什麼時候纔算到頭；你的老年會成爲什麼樣子，你死了以後誰來照顧你的兒女嗎？你沒有怕過窮麼，老夏？你，小劉兒？

小劉：是的，我怕過的。

老夏：是的，常常地。

李文：是的，我也怕過。……我了解你所說的話，王明。這是真的。錢是一個可怕的东西。但是我可以問你一樁事嗎？

王明：好的。

李文：我能夠了解一個窮人是多末地怕窮怕得利害，爲了要避免窮的原故，他是會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我自己便這樣地感覺過。但是我克服了牠，因爲我覺得——既然世界上有這末多的窮人，那末我也可以跟他們一道窮啊。自然我也能夠了解你的心情，王明。但是我所不了解的就是這點——你怎麼可以偷老夏的錢呀？你如

果是偷了一個富人或是旁的什麼人，像那些百萬富豪，那也許還不至於這樣地壞。但是去偷老夏的錢！

王明：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這就是叫我痛苦的地方嗎？我也知道去偷老夏的錢是很不應該的一件事。我比你們中間的無論誰都知道得更明白。我從沒有比在那天晚上當我偷了那錢的那一會兒所知道的更明白了。這好像是降在我的身上的一種瘋狂一樣，但是我怎麼也不能夠抑制下去。就是在那一會兒，我也還是很清醒的。好像電光一閃似地，我在這許多年來第一次看見了我自己，我看見了那金錢的慾望把從前的王明變成了一個愛錢的東西了。……現在我要問你一樁事了，李文。

李文：好的。

王明：你先前怒氣冲冲的，叫我做虱子。我並不惱你。（帶着一種激怒的狂叫。）但是我問你，李文，誰造成虱子的？誰把牠放到世界上來吃人血爲生的？誰給了牠那個食慾和身體的？

李文：那一定是老天爺罷。

王明：那末除了老天爺以外還有誰擔這個罪過唻？難道是虱子的罪過嗎？……那末我變成這個樣子，這難道是我的罪過嗎？不是錢的罪過嗎？咳！我的老鄉們！我對你們說我成了我自己的最厲害的敵人，大概你們能了解我吧？錢使得我成爲這樣。全世界的人們都害了這個病，全世界的人們都成了他們自己的最利害的敵人！我祇看見人們爲了錢的原故而用着力流着汗互相仇視着互相殘殺着。要生活是非有錢不行的。要站在世界的上層是非有很多的錢不行的。——但是同時又少不得要作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非做奸人不行，同時又非弄錢不行！這可怎麼辦唻？

（一個重的脚步聲可以聽見走下樓梯來了。王明住了嘴，他們統通向門望着。）

老夏：（吃驚着）有人來了。

小劉：（走向門前，把門開開）是一個巡警，老夏！

（警察進來，站在門邊，猜疑地向周圍打量着。）

巡警：（帶着一種巨大的，放縱的聲調）喏，天老爺！

老夏：（驚駭了）李文，你對他說話呀。

巡警：這裏發生了什麼鬼事？你們這些人到底在幹什麼頑意？

李文：（謙遜地）沒有什麼事唻。

巡警：什麼，剛剛一個人在我巡查的時候走到我面前，對我說這裏有一

夥人像雞貓狗抖的在這裏打架。

李文：（帶着同樣加重的，單獨的語調）打架？我們會打架嗎？不，您

唻，我們祇是在這裏彼此談天，先生？

巡警：那末你們一定鬧得很可以了！在晚上這個時候，到底談些什麼

唻？

李文：（聳聳他的肩膀）哦，我不知道——大概是關於錢吧？

巡警：（捧腹大笑）錢嗎？錢嗎？好極了。哈，哈，哈！這纔是一件妙

事！一羣窮人在半夜三更的時候談論着——關於錢的問題！妙極

了！哈，哈，哈！錢！

李文：（謙遜地）是的，您哋。

巡警：（寬容大量地，把那笑出來的眼淚從他的眼睛裏揩乾。）哦，諸位先生們，吹滅了燈，不要再爭論錢的問題了罷。留到明天做小生意的時候去爭吧，好不好？就去睡，多做些好夢罷！

（他去了。李文隨即把門鎖起來，在那裏站了一會，然後把蠟燭吹熄。）

李文：他說我們應該睡了，說我們談得夠了。

（他們統統睡了下去，祇有王明一人坐着，向他的周圍望着。）

老夏：（親切地）睡罷，王明，你也睡罷！

王明：（微微地歎了一聲氣，躺了下來）是的，老夏。

（當他們鋪着他們的被褥，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的時候便閉幕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

初版

錢（一冊）

定價大洋二分五釐

編著者

美國高爾特原著周起應翻譯
陳治策改編

校訂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平民文學會

出版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定縣實驗區

印刷者

臨時
攝華印書局

實 用 翻 必
驗 本 印 究

發行者

北平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及定縣城內考棚

